

12.15

滿陽史語

第一輯
84年



前　　言

在举国上下、共同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之际，我们奉献给广大读者的这本《涡阳史话》第一辑，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涡阳县委员会从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三年底所征集文史资料的选辑。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惠及后世的光荣事业，它在人民政协的整个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广泛征集文史资料，就能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工作提供大量珍贵的史料来阐明我国近代、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使我们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通过这项工作，还能把为数众多的、具有丰富阅历的各方面的党内外老同志和各界爱国人士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巩固、发展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这些都将有益于促进四化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

涡阳从一八六四年建县以来，两种势力斗争复杂，历史发展比较曲折。这里的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一九二二年，就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革命的老根据地，彭雪枫同志率领的新四军四师即活动在涡北一带。在近百年史上，农民运动，此伏彼起，反封建的抗暴斗争屡屡不绝，震撼全国的捻军起义即发源于此。同时这里又是各种反动势力集结之地，历史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资料，抢救、挖掘、整理、撰写这些可歌可泣的史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涡阳史话》第一辑中选辑的40篇稿件，从不同角度触及到涡阳的重大历史事件及重要历史人物，从各个侧面反映了涡阳近百年来的政治风云。通过这些资料，不仅能够看到我县人民在反动阶级统治下的苦难历程，而且更清楚地看到我县人民是具有反侵略、反压迫、争民主的优秀传统。这些史料将会给人以启迪和教育，从而激发爱国热情，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四化建设、统一祖国作出积极贡献。但是，我们在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中，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挖掘得还很不够，特别在敌友方面的史料征集得不够广泛，这只有在以后的工作中来弥补这个不足了。

《涡阳史话》的编撰工作是在涡阳县委、县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在县政协负责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的。并得到县文化局、档案馆、烈士馆等有关单位和有关同志们的热情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调查不够深入，征集范围不够广泛，加之编辑水平不高，集内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目 录

- 涡阳县建城始末 刘忠汉 刘叔民 (1)
雉河集起义——捻军史概述 牛家昆 (4)
张乐行一门英烈 刘忠汉 刘叔民 (20)
刘朝栋起义 牛家昆 (26)
涡阳红枪会史料 常冰如 于 洋 王俊世 (32)
- 涡阳的第一个党支部 祝震东 (40)
前仆后继，涡阳又燃起革命烈火 祝震东 (45)
回忆涡阳县动委会 邓醉白 (52)
- 辉山烈士陵园落成三十八周年纪念 张 震 (59)
刘少奇同志来到新兴集 姚 凯 (80)
彭雪枫同志指挥六一战斗 姚 凯 (84)
忆彭雪枫同志在涡北 赵青山口述 祝震东整理 (89)
耿吴刘叛变的历史事实 吴守训 (93)
拂晓之花开放在华中敌后 白 艾 (101)
回忆新四军四师的《拂晓报》 庄方口述 熊航昌整理 (120)
新四军四师创办抗大四分校前后 熊航昌 (134)
新四军四师路西时期大事年表 熊航昌 (141)
- 灾难深重的三年 常冰如 (167)

记涡阳的伪“善后委员会”	常冰如(176)
打回八分区 攻克涡阳城	常冰如(181)
龙山战斗	常冰如(186)
活捉顽匪侯老四	常冰如(190)
曹圩子战斗	常冰如(194)
刘染坊战斗	常冰如(198)
解放前涡阳县城的教育事业	李雪松(201)
记涡阳的一次学潮	李雪松(208)
杨友柏先生谈国民党九十六军起义	
	李雪松 邓醉白 杨维凡(213)
王崇典烈士革命的一生	涡阳县烈士馆(219)
刘慕琨烈士传略	姜仪生(221)
谢氏三英烈	祝震东(227)
宁死不屈的张全贵烈士	涡阳县烈士馆(230)
马玉崑	姜仪生(232)
袁大化一生	王大恒(236)
袁大化在新疆镇压辛亥革命始末	王大恒(241)
牛师韩	平原(247)
刘真如其人	张子健口述 刘叔民整理(251)
我所知道的刘真如	杨林祥(262)
王藩庭和涡阳的“十人团”	杨林祥(274)

- 我两次任国民党涡阳县党部书记长的情况……杨林祥(287)
回忆涡阳县的两个国民党县长……………王汉光(303)

附录：诗三首

- 新新沟……………刘士光(79)
胡服来了……………刘士光(83)
留下的脚印……………刘士光(119)

涡阳县建城始末

刘忠汉 刘叔民

涡阳，地处皖北边陲，秦汉时为下城父聚，清称雉河集，同治年间设县治。县城的兴建，是与在这里发生的捻军起义密切相关的。

古雉河集处于蒙城和亳州交界处，自古就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加之旧官府豪绅，敲诈勒索，人民衣食无着，流离失所，田园荒芜。以前流传着：“黄蒿长成树，兔子走成路，雉鸡遍地飞，野鸭水中凫”的说法，正是对这里荒凉景象的写照。

古语说：“官逼民反”。清朝咸丰年间，以张老家的张乐行为首，发起了规模庞大震撼了满清政府的捻军起义。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清安徽巡抚唐训方，会布政司英翰奏以“雉河集为蒙亳接壤之区，距城较远，以致强寇叠起，屡抚屡叛，非添设州县，教养兼施，不足以资弹压而移风化。今拟于雉河集添设县城一座。”复经清亲王僧格林沁、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反复咨商，奉奏准同治皇帝载淳在雉河集建涡阳县。

起初，筑城于今之老城（涡阳一中）。施工中，捻军将领张宗禹、任化邦等在河南闻乐行被害于义门集，清廷又于雉河集设县，悲愤交集，誓为乐行报仇，率军星夜驰还。五月初，首克西阳、高炉两集。这时，出卖张乐行的叛徒李勤

邦已降清出走，叛徒杨瑞英被捻军捉获处死。

当捻军欲包围县城时，僧格林沁率部从直隶（今河北省）大名府返防亳州。宗禹、化邦西入河南。同年七月，与太平军遵王赖文光联合，运用新战术，易步为骑，与僧军周旋于宿松、望江、潜山、太湖一带，并一举攻破河南邓州。继而在确山、水推磨、火烧寨三处三战三捷，大丧僧军锐气。后又大败僧军马队于山东曹州（今菏泽）高楼寨，斩僧格林沁于麦坡中。

捻军于高楼寨歼灭僧军后，任化邦、赖文光、张宗禹三路回师雉河集，清军十七营退入雉河集新筑土城。十八日正午，三路捻军于雉河集台子寺（今涡河北岸轮窑厂北部），与清军激战，毙清精锐两千余名。英翰等败回土城，不敢应战。张宗禹派兵把土城围住，与各旗主到张乐行衣冠坟前祭奠。英翰被围于土城，惶恐不安，留同知史念祖守城，自己乘夜溜走，向湘、淮军求援。

由于初建的涡阳县城，土方刚就，尚未加砖，即遭捻军包围，清廷认为不祥，乃西移另建于后址。所以，涡阳县城虽始建于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由于捻军的围困，一直拖了四年，才于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四月动工，至九年（一八七〇年）四月竣工。主持建城的是记名提督熊思立（字玉亭，湖南人），动支库银一万四千六百两。县城周围四里三十四步四尺，全长七百三十七丈四尺。城垛九百八十四个。墙高一丈一尺，连垛共高一丈七尺五寸。基厚五尺，隍厚二丈四尺，垛厚一尺六寸。城门有四：东曰崇升，西曰溥泽，南曰迎薰，北曰拱辰。四门各设戍楼于上，外筑月城，东楼门基宽四丈一尺，高三丈八尺，月城周围二十五丈

二尺；西门楼基宽三丈九尺，高四丈，月城周围二十四丈五尺；南门楼基宽三丈七尺，高三丈六尺，月城周围二十五丈七尺；北门楼基宽三丈七尺，高四丈，月城周围二十一丈七尺。城濠长三里二百二十三步，六百五十一丈五尺。惟北面紧靠涡河，即以河代濠。

涡阳县城建成后，直至抗日战争前夕，六十余年，毫无损坏。抗日战争期间，一九三八年夏，城内连遭日本飞机狂轰滥炸，损失惨重。县城三次被日军占领，人民深受其害。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国民党涡阳县县长葛传亮奉命拆城，数日后，城墙荡然无存。

回溯涡阳县城之建立，基于清廷为弹压捻军，强化涡阳之统治。而其拆毁亦由于防备日寇之侵略。历经七十余年的涡阳县城的建废，反映了这一时期农民起义及抗日斗争的沧桑之变。

淮河集起义

——捻军史概述

牛 家 昆

一、苦难的岁月

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欧列强为了经济的掠夺，曾多次发动侵华战争。由于清廷的腐败签定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割地、赔款、开辟商港、海关由外人掌握、传教自由等等。从此侵略者任意在中国设教堂、做买卖、大量倾销商品、输入鸦片，不仅赚去了我国很多的白银，而且还毒害了无数的中国人民。

腐朽透顶的满清王朝，不以为耻，反而采取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政策。一面奴颜婢膝地卖身投靠帝国主义，一面残酷疯狂地镇压本国人民。它为了填补战争赔款和鸦片贸易的亏额，就无止境地向百姓征粮派税，再加上财主的剥削和豪绅的榨取，全国广大人民的生活便被推进了极端困苦的境地。特别是当时的淮北地区，因地势低洼、土质恶劣、河道失修，经常旱涝成灾，灾难更为深重。当时流传有一首民歌记载那时的水灾惨状：

咸丰坐殿闰八月，
大雨下够两个月，

黄河两岸开了口，
人死大半尸遍野。

在这样严重的水灾年代里，虎狼似的官吏财主们，不但不修河治水，放粮济民，反而拼命地向百姓催租逼税，敲诈勒索。人民无以为生，有的人活活饿死了，有的人则被迫自杀了，有的人为了生存，就索性走向反饥饿、反压迫的道路，自动地团结起来向官府财主作斗争。当时力量最大、人数最多的团体，要算是淮北的私盐贩子和河运上的拉纤工人，他们秘密结社，自称为“捻”。早在清朝嘉庆年间，在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四省边区，就已出现了捻党活动，这是一种反对财主、官府的贫苦农民组织。他们集合起来，打劫当铺和盐店，攻掠官吏和财主，进行杀富济贫、抗官杀差和围城释囚的斗争。他们活动的特点是：“居则为民，出则为捻”，即集中起来为捻，分散回家为民，是一种不定型的半武装组织。捻党的首领，初称“响者”，后称“捻首”，多是行侠尚义、爱打抱不平的人物。可以说捻党是一种公开的反清结社。到了太平天国时期，农民运动的捻党，才发展成为武装起义的捻军。当时在淮北一带力量最强，人数最多的要算张乐行领导的一支。他们除贩运私盐外，还在地方干些杀赃官、打老财、吃大户、救穷人事情。因而他们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人们看到穷人团结起来，不仅能求得活路，而且还不受压迫。所以要求入捻的人愈来愈多。到1851年淮北一带已是村村有捻，庄庄有捻，各州府县都有捻党活动。张乐行和龚德树等人，这时曾结捻聚义，破仓分粮，率军攻破河南永城。这就是捻军起义的序幕。

二、雉河集起义

1853年（咸丰三年）6月，当太平天国将领林凤祥、李开芳率师北伐、路过淮北时，张乐行和永城捻头冯金标，亳州捻头宋洪山、邓作仁、王怀义、陈起生、尹甲、倪中平、朱天保，蒙城捻头胡元众、史鸭、陈小爱、江怀勤，凤台捻头刘洪立、王之重，宿州捻头李殿元等十八铺，齐集雉河集山西会馆，公推张乐行为首领，歃血为盟，祭旗起事，这是捻军起义进入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正当捻军起义风暴席卷整个淮北的时候，清朝政府却先后派来兵部侍郎周天爵、工部侍郎吕贤基、兵科给事中袁甲三等人来皖剿捻。由于捻军是人民的武装，它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所以革命力量越战越强。不久，吕贤基被太平军击毙于舒城，周天爵吓死在宿州的王市集。最后只剩下袁甲三到处流窜，疲于奔命。

这时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都进入了高潮时期。各地的农民起义也象燎原的烈火遍地而起。

1855年（咸丰五年）秋天，各路不同旗色、不同地区的捻军齐集雉河集，在山西会馆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雉河集会议”。会议决定：各路捻军统一编制，以尹家沟为首都，雉河集为陪都。大家公推张乐行为盟主，号称大汉明命王。会议用大汉盟主张乐行的名义，发表布告、制定信条。并任命张乐行以盟主兼黄旗总目，龚德树以军师兼白旗总目，韩奇峰为蓝旗总目，苏天福为黑旗总目，侯士伟为红旗总目。五旗以外，由于人数众多，又分五五二十五种镇边

旗，另外还有八卦旗、水花旗等。各种旗色的捻军及其首领，都得到了封赏和职衔。“雉河集会议”的参加者，仅大小头目不下数百，各色旗帜不下千杆，当时会议的盛况，可想而知是空前的。同时这次会议，也使捻军由分散走向统一，由半农半军状态，发展成为一支规模宏大的正规农民起义军了。

1855年9月，张乐行和苏天福率部击败了清河南道员张维翰部于永城的泥鳅集，并占领了会亭驿和夏邑县。接着又东出江苏砀山，西扑商丘的马牧集，南下又包围亳州，占领蒙城。随之又分兵攻打鹿邑和颍上。一时捻军声势大震，所向披靡。

1856年3月，张乐行又分兵五路进攻河南，围永城，占夏邑，活捉夏邑知县郭凤恩。同时在归德察边口击败清总兵丘联恩和崇安。接着又包围河南巡抚英桂于归德城内。清廷闻讯大怒，英桂受斥，祝墇查办，丘联恩和崇安革职。不得已，又派袁甲三、傅振邦、史荣春等协同崇安、丘联恩进剿捻军。

不幸，1857年（咸丰七年）太平天国发生了“杨韦事变”，石达开出走，革命局势急转直下。这时的淮北捻军也受很大影响。河南巡抚英桂和袁甲三率清军从河南归德南攻，两次攻占雉河集，张乐行不得不率部南征。

三、大义斩“饿狼”

1857年3月1日，张乐行捻军占领豫皖交界重镇三河尖。3月3日，太平军李秀成部北上占领六安，同时张乐行

部南下围攻霍丘城。这时，太平军和捻军都感到力量单薄有联合的必要。李秀成通过李昭寿和捻军的旧关系与捻军进行谈判，达成两军联合作战的协议。3月4日，与太平军会师于霍丘城外。捻军蓄发受印信，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和领导。这时张乐行被天王洪秀全封为征北主将，并赐名马银鞍及亲笔对联一付：“祯命养飞龙，试自思南国之屏藩，谁称杰士；中原争逐鹿，果能掌北门之锁钥，方算英雄”。

两军联合后，张乐行捻军和陈玉成太平军配合，曾一度在河南固始和安徽颍上等地作战。同年10月不料张乐行捻军被胜保、袁甲三清军围困在正阳关。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军的情况下，李秀成派李昭寿率水师来援，捻军才得突围，退到六安。李秀成随率军东下，让六安给捻军驻扎休整。

1857年（咸丰七年）的旧历年关，不幸的是捻军分裂事件在六安发生了。以蓝旗部将刘永敬（外号饿狼）刘天台（外号小白龙）为首的分裂派，以不愿和太平军联合为由，不服从张乐行的指挥，并扬言要率部北归。捻军在他们这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下，内部团结受到威胁，部分将士产生了动摇，有使捻军瓦解崩溃的危险。这时捻军中以张乐行、龚德树为主的联合派，坚决反对分裂北归的错误主张，坚持和太平军联合作战。两派斗争相持不下。结果，在盟主张乐行的默许下，龚德树以反叛罪名将刘永敬、刘天台叔姪杀死。蓝旗将领不服。结果，刘天福和刘天祥等率部北归。从此，捻军便被分为淮南和淮北两大部分。这就是捻军史上有名的“刘饿狼事件”。这一事件却也成为张乐行后来失败被捕牺牲的远因。

1858年5月24日，在胜保清军的进攻下，六安失守，张

乐行率捻军由淠河北上，再沿正阳关水路东下，占领怀远、凤阳府二县城和临淮等地，建立基地，同时也形成了淮河中游当时最强大的抗清力量，人数多达数十万，给尾追捻军的胜保清军以有力打击。后来胜保不得不向洪泽湖败退。按照当时情况来说，确给清廷以极大威胁，对太平天国则起着屏障作用。这就是捻军在淮河中游的兴盛时期。与此同时，捻军和太平军吴如孝部合作，继续与胜保、袁甲三的清军和苗沛霖团练作战。1860年2月21日，捻军张宗禹部、李大喜部联合攻占苏北重镇清江浦，是为捻军史上有名的“清江大捷”。至今民间还流传着有关打清江的传说。就在这时，太平天国将张乐行由征北主将晋封为沃王。

四、渡淮回故乡

1861年3月，不幸，张乐行的亲密战友、捻军著名的军师龚德树，随陈玉成赴解安庆围时，在湖北罗田松子关与清军作战牺牲。同年9月，太平天国的战略要地安庆失守了。接着长江北岸的安徽地区也纷纷沦陷了。英王陈玉成这时已孤军退守庐州。张乐行在淮河南岸也仅剩下定远一座孤城。不得已，只好北上，向正在抗清的苗沛霖团练靠拢。这年年底，张乐行假道苗练区，北归颍上，陈玉成也假道寿州，北征中原。

1862年2月，陈得才和赖文光奉英王陈玉成命令，率领一支三万人的军队，从庐州北上，是西北太平军的由来。此军到达淮北后，曾与张乐行捻军、苗沛霖团练联合围攻颍州，因地道炸药不燃，围攻月余不下，联军撤围而走。不

料，这时苗沛霖又叛变投降了清军。3月张乐行捻军在清军苗练的夹击下，于颍上连遭失败，最后只得退回捻军故乡——雉河集老家。

5月，英王陈玉成部太平军在庐州与清军多隆阿部作战失利，于13日撤出庐州，连夜北上。到寿州时，不幸被苗沛霖诱擒，献给清军。张乐行闻信后，随率军于20日抵江口集，欲拦截囚车搭救英王陈玉成，不料被清军击败，未能达到目的。不久英王便被清军杀害了。

英王陈玉成一死，长江北岸安徽境内的太平军几乎覆灭了，剩下的太平军在马融和、陈德才、赖文光等将领的率领下也全部西征了。捻军方面除张宗禹、任柱、牛洛红等部转战河南外，其他地区剩下的小舖捻军也为数不多了。只有张乐行一支孤军还在雉河集坚持斗争。但他好象狂风暴雨中的一叶孤舟，时刻有沉没翻覆的危险。可是，他为了保卫家乡，保卫家乡父老，他决心要和敌人战斗到底。

五、鲜血染沙场

1863年（同治二年）年初，袁甲三病剧回籍，胜保移防陕西，清廷命僧格林沁统辖山东、河南军务，督抚提镇均归节制，负责剿捻事宜。是时，僧格林沁督军自商丘南下，以五个月的时间才攻下白莲教驻守的金楼寨。接着继续南攻，企图扑灭捻军。张乐行在强敌压境的严重局势下，未能避敌之锐，反而在极端愤怒的情绪支配下，采取了与敌人硬打硬拼的错误方针。他以全部捻军二十万之众，与僧格林沁的军队大战于雉河集郊外，结果捻军失败。张乐行退守尹家沟。

后看尹家沟难守，遂率军突围而出，接着集合残余兵力十余万，与清军再战于张村舖。由于孤军作战缺乏外援，在敌人数万强大的蒙古骑兵的冲击下，结果全军溃散。张乐行率数骑夜奔宿州，欲另作他图。不料路过西阳集捻首李家英处借宿，遭到暗算。李告密宿州。黎明时宿州知州英翰率千人突至，张乐行及子张闹、义子王宛儿被擒送僧格林沁大营。随被害于亳州义门集西北之大周营。其他重要将领如苏天福、赵浩然、刘学渊等被俘的被俘、战死的战死。捻军主力几乎损失殆尽。整个捻军淮北根据地变成了反革命进行疯狂屠杀人民的场所。欢乐沸腾的雉河集，呈现：“兔子跑成路，黄蒿长成树，野鸡满天飞，有屋无人住”的荒凉惨象。

六、义旗又重举

张乐行的牺牲，雉河集的失守，只能说明前期捻军斗争的结束，但不是整个捻军革命的完结。这时活跃在豫西地区的张宗禹、任化邦捻军与西征太平军联合，声势大振。张宗禹怀着复仇的火焰率部返回皖北故乡，收容被清军打散的捻军余部，并把出卖张乐行的叛徒李家英、杨瑞英处死。为死难的捻军将士报了仇。

1864年7月，太平天国首都天京陷落，全国的抗清运动趋向低潮。西北太平军陈得才和捻军张宗禹、陈大喜等部，共同组织联军援助天京，但兵行至鄂东和皖西时，天京陷落的消息已传到部队，士气受到严重影响。正当联军向何处行动举棋不定时，清军已形成包围联军的形势。同年8月，清将陈国瑞、成大吉等部，在湖北麻城进攻联军，联军失利。